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女性主義參與式研究法在護理研究之應用

Application of Feminist Participatory Research in Nursing Research

doi:10.6224/JN.50.2.57

護理雜誌, 50(2), 2003

The Journal of Nursing, 50(2), 2003

作者/Author：盧孳艷(Zxy-Yann Jane Lu)林雪貴(Hsueh-Kuei Lin);張碧芬(Pi-Fang Chang)

頁數/Page：57-60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3/04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224/JN.50.2.57>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女性主義參與式研究法在護理研究之應用

盧孳艷 林雪貴* 張碧芬**

摘要：當今台灣護理研究方法的趨勢，朝向多元化研究方法的選擇，若單以實證量性或質性研究法已經無法解決人與環境複雜的健康照護問題，這些研究方法往往忽略了照護中的性別問題，特別對婦女健康的議題常常流於實證主義中心的二元論述，忽略了婦女親身經歷與其行動力之可能性，更不用說在婦女照護實務中能普遍應用在健康促進之目標上，因此行動研究提供了另類的出路。女性主義參與式研究法主要在使參與者反思其面對的不利情境，進而集體產生有效的行動策略。本文藉由林(2000)研究更年期婦女團體的對話內容來介紹女性主義參與式研究法(feminist participatory research)之運用，希望藉此提供護理研究者新的視野，適切的應用於護理臨床照護實務中，以促進人類的健康。

關鍵詞：女性主義參與式研究法、認識論、意識覺醒、護理研究。

認識論之議題

探討護理知識之核心內涵以及護理知識發展之途徑，近年來已成為護理學者重視的議題，因此Kim(2000)提出「護理認識論」的概念，來進行批判性的討論，整合護理知識發展之多面向性(p. 235—240)。Harding(1987)指出認識論(epistemology)是「知識的理論」，在討論什麼可以成為合法的(legitimate)知識。傳統科學研究過程中，“經驗”有別於“理論”，不被視為合法的知識來源，婦女的身體經驗更是隱晦不可於公共領域談論的知識來源。以認識論的基礎來看，女性主義參與式研究法(feminist participatory research)則看待行動經驗的本身就是知識的產生(Henderson, 1995)。

一、實證主義的缺失

實證主義典範(positivism paradigm)的哲學基礎，強調單一旦有形的現實，而此現實是可被預測及

操控的(Lincoln & Guba, 1985)。科學實證主義以男性為中心，以男性涉入公共之範疇(public sphere)為研究對象，因此建立了男性是一切常模的標準，對於男性與女性間歧異之建構使女性成為不正常(deviant)，也因此而不如男人，女性也就被排除於歷史記錄及知識建構之外(Bunting & Campbell 1990; Dickson, 1990)。另外，實證主義重視研究者的客觀性，及研究者與被研究者截然的二分法則，強調知識的來源是價值中立以及普遍性之重要，因此忽略人類經驗的脈絡意義，實證主義把現象分割成獨立可測量的變項，使人類的經驗被分割而斷裂，譬如婦女的生殖、生長以及相關的人際關係變化的主觀經驗，被醫學論述簡化成生物醫學荷爾蒙的數據(Lincoln & Guba 1985)。

二、女性經驗的知識建構

Campbell及Bunting(1991)與Harding(1987)指出女性主義的認識論有別於實證主義，使女性的經驗成為合法的(legitimate)知識來源，相對於政治經濟等層面，女性生活中包括月經、生產、停經等等，皆可成為知識產生的範疇；不同種族、年齡與階級之婦女，更有不同的經驗；強調女性主觀經驗是有價值的，女性世界的特性包括其連結性，也就是說她們與別人之間的互動以及理論與實務間是不可分割的；婦女才是其生活經驗的專家，此生活經驗包括了婦女自己以及其他婦女生活之感受及情緒；重視生活經驗的脈絡性，也就是說生活經驗的意義是要在社會歷史脈絡下呈顯出來的。

根據認識論的原則Bunting及Campbell(1990)和Hall及Stevens(1991)提出與認識論觀點一致之研究女性經驗方法論，其特性包括研究者的觀點，包含

國立陽明大學社區護理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社區保健課衛生教育指導員* 國立陽明大學護理學系講師**

受文日期：91年6月14日 接受刊載：91年12月18日

通訊作者地址：盧孳艷 台北市北投區立農街二段155號

電話：(02) 28267226



其背景、社會階層以及族群等應清楚的陳述及交代，成爲研究資料的一部份而不是消失隱形的；參與之婦女與研究者間沒有上下的權力關係，而是伙伴關係；研究設計、資料收集與詮釋都應考慮現象的歷史脈絡及相關事件，即女性經驗產生知識之過程需要的是平權的女性主義角度。

女性主義參與式研究法

參與式研究 (participatory research) 是使參與者能朝向賦權與解放的知識產生過程 (Maguire, 1987)。參與式研究提供了一個克服壓迫的情境，透過研究者與受壓迫者共同參與及對話過程中，了解社會的權力關係如何壓迫及操控，因而自分享中產生集體行動的可能，目的在達到社會的改變 (social change) (Maguire, 1987; Park, 1993)。

參與式研究是另類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它挑戰了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以自然客觀及價值中立的特性、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距離、主觀客觀的二分法及依靠統計數據；而建立在批判理論 (critical theory) 的哲學基礎上，提供參與研究認識論的基礎，重點在指出社會中因爲資源分配不均而形成不平等的關係，如性別、種族歧視之壓迫情境，相信參與者需要在參與過程中產生思索性的瞭解，也就是批判意識 (critical consciousness) 的形成。批判意識建立於個人的生活經驗，強調知識是由實際生活環境中創造，從不斷的反思→行動→反思的循環而產生。透過生活經驗體認社會、政治及經濟矛盾的過程，及採取行動去對抗受壓迫的事件，使參與者受壓迫的意識客體轉變爲知識的主體因而能夠掌控自己的存在 (Finn, 1994; Park, 1993; Tandon, 1996)。

參與式研究的目標是賦權 (empowerment)，包括心理上與政治上的權力，而且強調知識產生過程是由下而上的 (bottom-up)，目的在創造人人平等的權力關係，以及改變社會不平等權力分配的結構，不再遭受種族、階級的不公平，更協助被壓抑的人成爲能夠自我依賴、自我獨立、自決以及自足 (Maguire, 1987; Park, 1993)。也就是說，它是一種有關權力的研究，著重知識產生的過程 (process) 而非結果 (outcome)，協助處於社會邊緣及貧困的人將自己有用的部分貢獻於社區中，並從中獲得自信心，由生活的知識產生了理論 (Freire, 1970)。

Maguire (1987) 指出傳統參與式研究主要運用以男性爲中心的語言，忽略了壓迫中的性別因素，而對女性的議題非常淡漠，使婦女受壓迫的情境仍不被看到。而女性主義參與式研究 (feminist participatory research) 則強調以女性處於邊陲地位及受壓迫情境爲研究的焦點，藉由研究過程中集體的反思與行動促使婦女發聲 (Henderson, 1995)。它包含了五個特性：

一、重視研究過程各階段中被研究者的參與，包括研究設計、資料收集與分析及研究結果的討論。參與式研究運用了在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間的伙伴關係 (partnership)。不應該將被研究者看作樣本 (subject)、資料提供者 (informant) 或應答者 (respondent) 而以參與者 (participant) 稱呼及對待；且研究並非爲他人 (for other) 或對他人 (on other) 而做，而是與這些人 (with other) 一起完成。

二、參與式研究強調經驗性知識。經由參與式方法論，理論從人們參與在研究的經驗中、生活中、自我了解中產生，且藉由揭發受壓迫的虛假意識 (false consciousness) 協助個人體會並解釋其所處情境。更藉由自我洞察 (self-awareness) 與自我反省 (self-reflection) 來反映參與式研究之特性 (Reason, 19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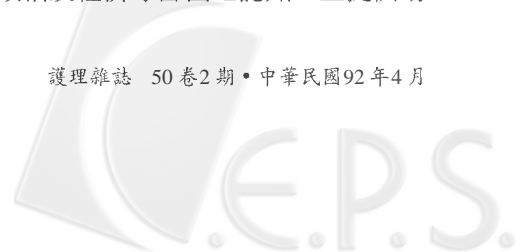
三、參與式研究的焦點在於權力關係 (power relation) 與賦權 (empowerment)，研究過程中藉由闡明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間可能的不平等權力關係而使參與者賦權。

四、意識覺醒 (consciousness raising) 是由參與式研究之認識論衍生的研究策略。強調研究過程中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相互」被教育性，研究過程不僅產生資料也同時形塑理論。

五、參與式研究的目標在於改變不平等的社會權力分配之政治或社會行動，因此知識產生的目標著眼於社會改變，而不只是知識的提昇。換句話說，參與式研究的目標是以這種有用的研究方法影響實際參與者的生活；以參與者個人之改變爲起始點 (包括研究者)，社會及政治改變非一朝一夕能達成，假以時日社會改變才可能發生。

意識覺醒

Henderson (1995) 指出意識覺醒是一種解放性研究 (emancipatory inquiry) 之策略，主要在解除限制個人、社會、政治及經濟等自由之認知，並提供場



域，促發挑戰這些限制的行動。Freire (1970) 認為意識覺醒強調擁有分析壓迫情境理論學者及受壓迫者兩造間之對話；然而女性主義意識覺醒團體更要打破理論與生活經驗截然二分法之迷失，因為當婦女在建構生活經驗 (lived experience) 的理論時，基本上這也就與自我表露及集體解放之過程相連結。譬如林 (2000) 運用女性主義參與式研究法於更年期婦女意識覺醒團體，婦女於參與團體對話、分享經驗過程，產生對醫療的批判意識，她們體驗到醫療對婦女的控制，她們這樣說著：「…有時候不能完全聽醫師…我覺得我好像是他的白老鼠實驗」。Freire (1970) 指出社會實踐 (praxis) 是引導意識覺醒及社會變遷同時發生的架構，強調隨著共同的主動參與而實現了轉換世界的反思 (reflection) 與行動 (action)，譬如婦女們也說到：「我不想讓藥物控制，所以自己在減量」。

意識覺醒主張壓迫與被壓迫者之間的對話，藉由參加批判與解放的對話中，揭露了個人在受壓迫社會中隱藏的曲解意識。在女性主義意識覺醒團體中，婦女體驗一個分享事實與分享受壓迫的感覺，使她們意識到自己的問題其實就是婦女整體的問題，譬如某一位團體婦女說到：「我以為只有我這樣」。婦女也開始看到她們內化了婦女是下屬的統治者觀點以及可能建構她們壓迫的生活情境 (MacKinnon, 1989)，又如婦女提到：「為什麼所有婦女的症狀都是往婦產科去吃這一顆荷爾蒙？」「…憂鬱症…醫生一開始也都一直以為荷爾蒙缺乏引起的焦慮…什麼症狀呀，都是用女性荷爾蒙一直補充」。

Henderson (1995) 指出意識覺醒所帶來的改變與轉化是在啓蒙、賦權、及解放之互有關聯的過程中產生。

1. 啓蒙 (enlightenment) 是指個人經由參與自我反省及理論建構的對話過程中，以一個全新的方式去看一個人的經驗，以女性主義或批判理論的基礎 (但是不一定受限於此)，產生參與式研究之對話，對話中婦女漸漸概念化其處境並以之解釋其面對的生活現象；婦女也因此看到自己與她/他人奮鬥掙扎之間的連結並創造出他們自己的解釋。例如婦女在分享彼此對更年期的體會後，漸漸體驗更年期是一個過程，她們說到：「我在想…更年期也是一個過程，就像青春期一樣」。

2. 賦權 (empowerment) 是團體中激起個人為自己利益去行動的過程，也是一種感覺更有權力及能力

去影響其他人及去改變社會制度的狀態。賦權既是人際經驗也是一種個人內在的經驗，也是兩種經驗彼此互惠的過程。在意識覺醒團體中，個人變得有力量去探索社會的不公平，可以與她們自己受迫之經驗作連結，同時在這些經驗的揭露過程中產生行動，譬如團體婦女感受醫療對她們更年期的控制，而集體以另類的食療與運動來取代荷爾蒙藥物的使用，例如：「我不想讓藥物控制，跳元極舞，我每天都去」「其實食療最好」「不要吃荷爾蒙啦，每天吃兩粒雞峯丸」。

3. 解放 (emancipation) 是婦女覺醒體會她們是誰，並且有集體的力量決定她們存在的方向之狀態。解放的本質是動態的轉變過程，因為婦女不能與社會及其歷史脈絡分開，藉由參與啓蒙及賦權的行動婦女得到解放，且變成一個完整的人，也就是Freire (1970) 所說的重新為人的過程 (rehumanizing process)。在團體過程中，婦女以集體的力量收集社區民眾之簽名、申訴而且投書報紙，共同為老人受社會歧視而發聲：「我們會以團體的名義去申訴…」向歧視老人的××公車取回公道。

結 論

透過女性主義參與式研究法，能讓參與者平等參與並進行經驗的分享及對話，並從人們參與在研究的經驗中、生活中、自我了解中產生知識與理論。經由揭發虛假意識建立理論的過程中協助個體解釋其生活，並藉由闡明不平等的權力關係而產生某種程度的賦權，影響了實際參與者的生活。參與者由批判性及解放性對話與分享得到啓蒙、賦權與解放之行動力，是參與者與研究者共同學習與成長的過程，彼此於此過程中創造了經驗知識。

參考文獻

- 林雪貴 (2000) . 更年期婦女成長團體經驗之參與式研究，未發表的碩士論文，台北：國立陽明大學。
- Bunting, S., & Campbell, J. C. (1990). Feminist and nursing: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Advances in Nursing Science*, 12(4), 11-24.
- Campbell, J. C., & Bunting, S. (1991). Voices and paradigms: Perspectives on critical and feminist theory in nursing. *Advances in Nursing Science*, 13(3), 1-15.



- Dickson, G. L. (1990). A feminist poststructuralist analysis of the knowledge of menopause. *Advances in Nursing Science*, 12(3), 15–31.
- Finn, J. L. (1994). The promise of participatory research. *Journal of Progressive Human Services*, 5(2), 25–42.
- Freire, P. (1970). *Pedagogy of oppressed*. New York: Seabury Press.
- Hall, J. M., & Stevens, P. E. (1991). Rigor in feminist research. *Advances in Nursing Science*, 13(3), 16–29.
- Harding, S. (1987). Introduction: Is there a feminist method? In S. Harding (Ed.), *Feminism and methodology* (pp. 1–14).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Henderson, D. J. (1995). Consciousness raising in participatory research: Method and methodology for emancipatory nursing inquiry. *Advances in Nursing Science*, 17(3), 58–69.
- Kim, H. S. (2000). *The nature of theoretical thinking in nursing* (pp. 235–240). New York: Springer.
- Lincoln, Y. S. & Guba, E. G.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Beverly Hill, CA: Sage.
- MacKinnon, C. (1989). *Toward a feminist theory of sta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aguire, P. (1987). *Doing participatory research: A feminist approach*. Amherst, M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 Park, P. (1993). What is participatory research? A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 In P. Park, M. Brydon-Miller, B. Hall, & T. Jackson (Eds.), *Voice of change: Participator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pp. 1–19). Toronto, Canada: OISE.
- Reason, P. (1994). *Participation in human inquiry*. London: Sage.
- Tandon, R. (1996). The historical roots and contemporary tendencies in participatory research: Implications for health care. In K. Koning & M. Martin (Eds.), *Participatory research in health: Issues and experiences* (pp. 19–26). London: Zed Books Ltd.

Application of Feminist Participatory Research in Nursing Research

Zxy-Yann Jane Lu • Hsueh-Kuei Lin* • Pi-Fang Chang**

ABSTRACT: The inadequacy of empiricism and naturalistic inquiry to deal with the complexity of health problems derived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human and environments has been recognized. These paradigms have neglected gender issues in health care and have essentialized women's health issues. A praxis-oriented research paradigm integrates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and critical philosophy. This paper discusses feminist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and its application to consciousness-raising groups of menopausal women. The methodology focuses on the reflexivity of participants on their disadvantaged circumstances and the processes of emancipation through collective actions. The discussion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women's health research.

Key words: feminist participatory research, epistemology, consciousness-raising, nursing research.

RN, PhD, Director and Professor, Institute of Community Health Nursing,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RN, MSN, Health Education Instructor, Community Health Care Section, Bureau for Health, I-Lan County Government; **RN, MSN, Instructor, Faculty of Nursing,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Received: July 15, 2002 Accepted: December 18, 2002

Address correspondence to: Zxy-Yann Jane Lu, 155, Sec. 2, Li-Nong St. Pei-Tou, Taipei 112, Taiwan, ROC.

Tel: 886(2)2826-7226; E-mail: zylu@ym.edu.tw